

当代外国获奖小说

2005 年阿索林文学奖

(PREMIO AZORIN 2005)

倒数第二梦

El penúltimo
sueño

by Angela Becerra

[哥伦比亚] 安赫拉·贝塞拉 著
赵德明 译

Es un inmenso canto al amor y a los sentimientos, por encima
de los intereses, las normas y los dictados de cada momento.

人民文学出版社

当代外国获奖小说

2005 年阿索林文学奖
(PREMIO AZORIN 2005)

El penúltimo
sueño
倒数第二梦 by Angela Becerra

[哥伦比亚] 安赫拉·贝塞拉 著
赵德明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ÁNGELA BECERRA
EL PENÚLTIMO SUEÑO

© VILLEGAS EDITORES S.A.
PRIMERA EDICIÓN, ABRIL 200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倒数第二梦/(哥伦比亚)贝塞拉 著;赵德明 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当代外国获奖小说)
ISBN 978 - 7 - 02 - 006027 - 6

I. 倒… II. ①贝…②赵… III. 长篇小说 - 哥伦比亚 - 现代 IV. I77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 026288 号

责任编辑: 胡真才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校对: 刘光然 责任印制: 周小滨

倒数第二梦

Dao Shu Di Er Meng

[哥伦比亚] 贝塞拉 著
赵德明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54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375 插页 2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ISBN 978 - 7 - 02 - 006027 - 6

定价 26.00 元

前 言

《倒数第二梦》的中华之行可谓一帆风顺。二〇〇五年春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审胡真才先生前往哥伦比亚讲学,一次报告会后,女作家安赫拉·贝塞拉把刚刚获得西班牙阿索林小说奖的《倒数第二梦》赠送给了胡先生。后者回国后,把《梦》交给了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的西班牙语优秀小说评选组传阅。二〇〇六年春天传阅和讨论的初步结果产生了:该作品值得介绍给中国读者。随后报送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与总评委会复审。由于西语优秀小说的名额一年只有一个,总评委会认为给秘鲁小说《蓝色时刻》更为合适,但是又觉得《倒数第二梦》的确很适合当下中国读者的欣赏口味,于是决定另行组织翻译出版。

《倒数第二梦》的作者安赫拉·贝塞拉女士的年龄是保密的。虽然她是当前西班牙、拉丁美洲文坛上“走红的美女作家”,但是没有一家报刊杂志能够准确说出她的年龄。现在仅仅知道她出生在哥伦比亚的卡利市,仅仅知道她大学期间攻读的是广告策划专业,仅仅知道二〇〇〇年她定居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仅仅知道二〇〇一年她才开始长篇小说创作,已经出版的两部长篇小说——《敞开的心》和《被拒绝的爱》——都是爱情题材的作品,仅此而已。但是,二〇〇五年她获得了西班牙阿索林小说奖,得奖的作品就是这部《倒数第二梦》,从此,她脱颖而出,其作品广泛流布于西班牙、拉丁美洲图书市场(到2006年底仍然在

畅销书榜上名列前茅)。阿索林(1874—1967)的大名在西语世界可谓妇孺皆知,他是西班牙二十世纪初杰出的文学家。用他的名字设立的文学奖本身就说明了这一奖项的规格。但是,西班牙语评委会的专家们并没有十分在意作品获奖与否,而是看好了《倒数第二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水平。

《倒数第二梦》的主题是讲述三代人的爱情故事,它的思想是针对物欲横流、不讲真情、不讲诚信的社会丑恶现象而发的,它积极地呼唤真情实意,引导读者向美,向善,坚信无论怎样浮躁动乱的社会,总会有追求真理、追求美好、追求纯真爱情的力量存在。它在抚慰读者的同时,把坚信人间自有真情在的读者引向艺术升华的精神境界。贯穿全书的钢琴之声,尤其是肖邦的《悲伤》乐曲就是这种意境的具体表现;贯穿全书执着地寻找纯洁爱情的主人公的行动就是证明。

男主人公儒安和女主人公索莱达从十六和十四岁初恋开始,经历了六十多年风风雨雨的历史变迁,经历了世界大战、西班牙内战、哥伦比亚的社会动乱,尤其是经历了贫困生活的煎熬和各自家庭的种种阻挠,终于在八十多岁的高龄终成眷属,随后为纯真而永恒的“长相守”殉情而死。这样对爱情忠贞不渝的态度和行为,对于生活在纸醉金迷、情色糜烂圈子里的人们,似乎是天方夜谭的故事。但是,这样的故事让我们回想起古今中外那些仁人志士来。他们为什么能在自己所处“主流时尚”的重压下和沉沉的迷雾中坚持追求真理的精神。如果说那些人总是少数的“精英”,那么我们注意看看广大的工农群众,就可以发现他们的本色——勤劳、朴实、坚韧不拔、忠诚厚道,为什么能够世代代流传下来。儒安就是这样一个底层社会的小人物——饭店的侍者。但是,他追求纯真的爱情,追求艺术生活,为此,备受折磨,但是孜孜不倦,无怨无悔。索莱达虽然是富翁的独生女,但

是她忠于爱情,忠于自己的誓言,忠于自己的信念,因为她有丰富的精神生活,有着高尚的理想寄托。这个人物的出现是有针对性的,她的美丽、高雅、纯真和浪漫抒情气质,等于是一片清澈如镜的湖水,让那些粗俗丑陋的嘴脸和尔虞我诈的人们照一照,通过真、善、美和假、恶、丑的比较,让人们的头脑冷静下来,告诉人们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充实、健康和有建设性的。告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不建立在诚心诚意的基础上,建设和谐社会就是一句空话。如果人人自私自利,互相欺骗,社会就会充满了冲突和矛盾,甚至会有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用不着什么社会学家来阐述。

安德列和奥罗拉是另外一对相爱的男女主人公。前者是儒安的儿子,后者是索莱达的女儿。安德列少年时期就离开了父亲,因为他忍受不了家中的贫困生活,忍受不了父亲沉默寡言的孤僻性格,忍受不了父亲终日借助弹奏钢琴浇愁的生活方式;因为他渴望过上豪华的生活,渴望有钱有势有社会地位。他从做大饭店的门童开始,努力奋斗,积极学习企业管理知识,终于在一个亿万富翁的赏识下,当上了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娶了这个富翁的独生女,从此过上了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居住豪华府邸、出入驾驶豪华轿车、在家驱使奴仆、在公司里发号施令的人上人的生活。但是,他的精神世界却极度空虚,由于离家出走而失去了父亲的关心爱护;由于那位独生女是浪荡的淫妇而从来没有真正爱过他,因此他没有爱情;由于他整天忙于赚钱而忽略了对儿子关心和理解,儿子也对他没有很深的感情。至于上层社会的社交圈子,那都是些酒肉朋友,他们逢场作戏,互相利用,互相欺骗,根本没有真正的友情可言。他是个有钱而无情的人。就在他极度苦闷和孤独的时候,认识了奥罗拉。起初,他没有看上这个衣着寒酸的女子。但是,寒酸的外表却掩盖不住她美丽

的面容和高雅的艺术气质。随着对父亲死因的深入调查,他逐渐了解了奥罗拉的美好善良的心地,她像一面明镜,照亮了他空虚的精神世界。从此,他开始了认真的反思,发现自己在亲情、爱情和友情方面非常无知,发现自己已经深深地陷入了物欲横流的泥沼,已经可悲地堕落成了金钱和权势的走狗和奴隶。痛定思痛之后,他幡然悔悟,决心重新做人。安德列这个人物具有典型意义和现实意义。人人都想过上好日子,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但是,无论经济多么发达的社会生活都应该包含着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明,无论多么有钱的人,都要讲究理想精神和高尚道德的追求,否则就会沦为“经济动物”,沦为“房奴”、“车奴”和别人的奴隶。这个看似浅显的道理,对于那些讲究及时行乐的人们,并不容易接受。古今中外都存在这个物质和精神的问题。无论当官还是经商,务农还是打工,每个人的行为都会表现出某种或好或坏或崇高或卑劣的风貌来。精神是看不见的,但是处处可以让人们感觉到它的存在。

奥罗拉是个非常美丽纯情的女子。她爱母亲,爱女儿,但是更爱她的音乐。她和丈夫的关系十分平淡,主要原因是夫妻间缺乏心灵沟通。她丰富高雅的艺术追求是需要知音的。丈夫不理解这一点,上班下班之外,一心一意惦记的只是足球比赛。二人的分歧越来越大,最后导致分道扬镳。安德列觉悟之后,感觉自己十分需要这样一位美丽、文雅、有着丰富精神生活的女子,于是主动去追求她。奥罗拉是个充满爱心的女子,她的爱不仅感动了母亲的好友克莱门西亚,而且让铁石心肠的警官乌亚达萌发了爱慕之情。她是作者刻意塑造的真、善、美的典型,给整个作品增加了许多亮色。

安德列的妻子提塔则是一个反面的典型角色。她终日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与健身教练通奸,疯狂购物,花天酒地,不管家

务,不关心儿子的成长变化,厚颜无耻地向父亲要权力,要金钱。最后落得身败名裂。作者用了不少笔墨描绘了提塔与奸夫纵欲的场景。这是有意把糜烂的情色和纯真的爱情进行对照。是作者面对情色泛滥的潮流表明的立场:她认为,有性无爱是下流的,纯真的爱情是高尚的,浊者自浊,清者自清,二者是不能混淆的。

《倒数第二梦》的艺术特色表现在:故事情节曲折多变,全书的结尾出人意料;结构严谨,叙事时间明晰,节奏快,悬念多,语言生动,适合各种文化水平的读者阅读。此外,需要提醒中国读者的有两点。一是这部小说不分章节,时间和情节的变化依靠分段分页来标示,现时叙述用正体,回忆过去用楷体。二是作者受加西亚·马尔克斯艺术风格的影响,也运用了一些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有时营造出一种神奇的虚幻氛围,但是安赫拉·贝塞拉更加偏重对理想世界的抒情。因此,西语文学评论界认为她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流派:“魔幻理想主义”。

最后,必须补充一句话:日照的大海、蓝天、阳光和君子国般的人文环境对于理解和翻译《倒数第二梦》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赵 德 明

2006年12月30于日照教授花园

新娘和新郎双双躺在地上，嘴唇上露出确凿无疑的爱情微笑；二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庄重而肃穆；他和她身穿初次结婚、洁白无瑕的礼服，从头到脚一袭白色的衣裳。

人们不得不破门而入。此前，由于邻居们惊异地发觉洞房是静悄悄的，没有丝毫活动的迹象，所以报告了警察。几天来，儒安·多尔古没有下楼买面包；邻居们也没有听到他那郁郁不乐的钢琴声，可是家家户户早就习惯他的弹奏了。估计新娘和新郎在黑暗的厨房地面上已经躺了两三天了，但是二人的身体仍然保留着热情消失后的余温。

血样的暮色从百叶窗钻进了小小的洞房，整个房间的气氛笼罩在一层暗红色的面纱之下。

探长乌亚达和他的助手开始了例行的拍照，闪光灯肆无忌惮地扫荡着周围，破坏了死者的安息；这是重案组的临时摄影师在给新娘、新郎拍下第一张婚照。一首婚礼进行曲从一架老掉牙的留声机里没完没了地重复播送。儒安·多尔古的老邻居孔齐达·马莱特多是唯一站在门口说话的人，因为警察早已经用胶带封闭了通道，与此同时，已经给死者的家属发出了通知。

新娘岩石般僵硬的手还紧握着一束已经凋谢的白玫瑰，那是儒安·多尔古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委托蓝波拉步行街的花店老板、他的朋友为新娘订购的。房间里仍然可以闻到煤气的味道：那是从打开的煤气烤箱里大量泄漏出来的。探长乌亚达唯

一接触的东西就是窗户,那是混凝土的结构,每扇都有插销锁定。警探一打开窗户,一阵清风立刻扫除了屋内的死人气味,吹乱了新娘的披肩白发,那是在多少个失去的岁月里衰老和忧伤造成的银丝啊。

女邻居孔齐达不容分辩地肯定说,她从来没看见有人拜访过儒安·多尔古;她家门镜磨损的程度可以为证;如果有什么可以让她感到骄傲的话,那就是她无所不知;在这个居民区里,她就像侦探夏洛克那样闻名遐迩。

孔齐达从来没有见过新娘,也不知道屋内还有这么个女人。新娘不是这个居民区的居民,也不是这个教区的人,也不是波恩大街附近的人。

她一结束那重复的故事,警探对她那毫无节制的好奇心就厌烦了,打发她回家去,给了她一张名片:如果她想起了什么事情,请打电话。

正当探长乌亚达准备在房间里进行大范围的检查时,一辆铅灰色的大奔驰轿车,在一名戴制帽、穿制服、戴白手套的司机驾驶下,停放在居民楼对面了。从车里走出一位衣着极为华丽的男子,他脸色阴沉,看看手表;这个突发事件迫使他中断了股东大会。探长乌亚达从窗里刚好看见了那男子,知道几秒钟后他会来到面前。他想:“这肯定是新郎的儿子。嘿呀,好阔气啊……大概是个铁石心肠的家伙。”

新郎儿子的奢华衣着和富有的派头与这个将要被调查的寒酸房间很不相称。

探长接待了安德列·多尔古;带安德列进厨房之前,探长请他对即将看到的情景有个思想准备。

新娘长长的婚纱从厨房一直铺展到客厅里,完全覆盖了地面。柔软、精美的丝网眼纱有好几米之长,上面有技术娴熟的手

工绣花图案,好像充满了幻想的瀑布,流淌在地板上。这是索莱达·乌尔达内塔本人决定在那漫长的失眠之夜给自己绣花的婚纱;她一面穿针引线让雏菊开花,一面重新捡起往日的情思。

房间整洁得没有瑕疵;一切井井有条,是准备开个小小家宴的架势。餐桌上,探长看见了一个托盘,里面有准备斟香槟酒的杯子;冰桶里,水面上漂浮着一瓶没有开启的格多尔尼乌牌葡萄酒;还有披着白色奶油的三层蛋糕,这是新娘索莱达要求的:蛋糕的顶层站着糖制的新娘和新郎。

这是安德列·多尔古多年来首次踏进这个房间,第一次屈尊看看年老的父亲孤寂的栖身之所。童年时安德列忍受的贫困让他厌恶之极,因此他刚开始自力更生,就把往事的回忆完全抛到脑后去了,包括他自己的父亲。他甚至为自己有这个多尔古的姓氏感到羞愧;他甚至幻想自己有个贝尔坦或者蒙多里奥家族的姓氏,但是最后他终于老大不高兴地明白了姓氏与个人尊严无关,于是才没做任何变动,干脆就叫安德列·多尔古罢了。

现在,安德列又与往事见面了。墙壁上仍然挂着那个杜鹃钟,小时候,它为他报告吃饭、娱乐和睡觉的钟点。尽管他和父亲一直生活到他十四岁,却完全不了解父亲的历史、生活和性格。父子在令人尊敬的平和气氛中度日,隔膜让他俩无法推心置腹地交流。母亲死于难产,生下一个小妹妹不久也死了,从此家里失去了活力;原来是母亲经常唱歌,让他开心的;是母亲让他梦想将来当个大企业家,乘坐豪华轿车,举止从容不迫,出入五星级大饭店的。母亲经常背着父亲带安德列去利塞奥大剧院,仅仅为了让儿子看看贵族们身穿的水貂皮大衣和身上戴的珠宝首饰,把儿子送到那些毫无节制的发财梦里。母亲去世后,她那执着的精神把儿子变成了里兹大饭店的门童和一些夜间培训班的学生;他变成了孜孜不倦的读书人和出色的自学生。从

此开始,他逐渐了解了高层人士忙碌的背景;他逐渐潜入到那些孤独的大亨们的感情世界,随后又进入了他们的交易场所,起初是学徒,后来成了头面人物。如今他是一家跨国香水大公司的董事长;虽然他应有尽有,眉头紧皱的表情却暴露了心中的烦躁情绪。

安德列慢慢挪开婚纱,小心不要踩在婚纱上,接着走过长长的过道,来到厨房。他一看见地上的情景,五脏六腑就翻动起来了:父亲躺在地面上,身穿洁白的西装,胸前插花,脚踏白色皮鞋,这已经无关紧要了。让他潸然泪下的是——一辈子也没有看见过父亲这样的表情:满心喜悦,完全献身给爱情,像年轻人一样地朝气蓬勃。这是他第一次和唯一一次看见父亲如同他儿时梦想看到的那样:父亲是幸福的。那个躺在地上拥抱着父亲的女人是面容娇美但被烦恼刻下了皱纹的老太太,她显然吃过苦,但眼下还无法调查是哪种苦难。父亲的微笑已经在嘴角处留下了爱情的痕迹。是的,那位陌生的老太太脸上也露出这样的表情:幸福。安德列·多尔古第一次意识到父亲也是有感情的。面对两具尸体,他哑口无言,但心里是明白的,只是不停地流泪。探长乌亚达尊重这个男子眼下痛苦的心情,走得稍稍远些,做个不要着急的手势,时间是从容的。他想,归根结底,不会每天发生这样的事情:父亲死于如此令人遗憾的状态。

为了打发时光,探长乌亚达对助手说:“这新娘和新郎好像发疯了。”

助手波尼法斯回答说:“就是老年人也会因为爱情而发狂的。”

安德列不是为痛苦而哭泣,而是由于愤怒;他愤怒地看到父亲脸上的幸福表情,这是他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感觉,就是他年轻时赚到第一桶金的时候,也没有幸福的感觉。

尽管安德列曾经成为巴塞罗那独身俱乐部里最受青睐的男士,尽管他结婚很晚,几乎将近四十岁才成家,爱情也没有突然而至。他是按照利益大小来寻找婚姻的,一面设计出每个细节,一面在巴塞罗那贵族中出类拔萃的家族里挑选了一个大银行家的小女儿;对于他的目标来说,这是个宝贵和令人垂涎的猎物,而他的目标仅仅是腰缠万贯的富家女子,因为他童年时缺乏的就是这个:有钱可以赢得尊敬嘛。

整个上层社会都参加了安德列的婚礼。利塞奥俱乐部和骑马俱乐部的会员们、王室成员、银行界,甚至连塞乌·德乌赫尔区的主教最后都在巴塞罗那大教堂主持唱诗班的弥撒了。

安德列居住在一座富丽堂皇的城堡里,那是二十世纪初由最杰出的建筑师辛那蒙修复的,地处贝阿尔松大街中段。如今他有个十二三岁的儿子,有三条南斯拉夫纯种狗,有四个用人,有个整天在健身房、美容院和巴黎圣奥诺莱大街消费的女人,全家的衣裳都是她从那家服装店里采购的。

对于安德列来说,父亲的逝世——对于社会上的人来说,老人几乎是不存在的——让他处于一种不快的窘境。

过了好大工夫,探长乌亚达看到安德列一声不吭,便打破了冷场。

“您说该对遗体怎么处理?”

婚礼进行曲继续进行。早已习惯发号施令的安德列,指着留声机说道:“关掉这个怪物!它让我没法想事情。您调查过……她是谁吗?”他指着新娘问道。

“要是连您这个新郎的儿子都不知道她……那……”乌亚达带点嘲讽的口气回答道;这男子的高傲态度开始让侦探觉得讨厌了。

此前,探长早就在房间昏暗的床头柜的鳄鱼小皮包里,发现

了装有新娘身份证的钱包；早就坚持不懈地拨打一个书写潦草的电话号码。但是没人回答。探长最后留下一个信息：他的手机号码和一句急需联系的话。可是，他没有把此事告诉安德列。他想：“让他烦心去吧！”

索莱达·乌尔达内塔长期独身居住在哥伦布大道的楼房里，那是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浑身散发着结婚的气味与丈夫一道刚刚从哥伦比亚来到巴塞罗那时候的豪华住宅：一套漂亮的顶楼单元。随着岁月的流逝，住宅逐渐破损；女主人的囊中羞涩使得门上富丽的铜皮黯然无光，现代派风格的把手发黑，桃花心木的精美门板发乌。她把所有贵重的家具都一件件卖给了古玩店；如今只剩下了—些德克式的古典灯具当做圣物—样地保存起来；此外还有一座大理石女孩头像，那是父亲从波哥大定做的，是艺术家迈约尔为她雕刻的作品，是父亲在她第一次参加圣餐仪式时的礼物；她实在舍不得跟这个礼物分手。

她这一辈子苦辣酸甜——尝尽。被迫远离他乡，定居在一块四季分明、寒冷加孤独、语言陌生的土地上，诸多苦痛掏空了她的生命，尤其是掏空了爱情。尽管落地窗的前方就是蔚蓝色的大海：那波涛汹涌的地中海，却无法让索莱达快乐起来，因为涛声给她送来的只是对她全部生活的否定。

女儿结婚的时候，希望带她—道离开，并恳求她卖掉楼层与女婿女儿共同生活；但是，索莱达心里明白：对于—对渴望整天在一起温存缱绻的小夫妻来说，自己肯定是个多余的“灯泡”；自己只不过是—个眼睛无神、悲伤得要死的老太婆。于是，她决定留在自己家中，坐在自己的摇椅上，—面日日夜夜地绣花，—面望着大海……梦想着什么。

孔齐达的尖叫声打破了多尔古家中的宁静；这老太婆再次

站到门口打探着什么，企图为邻居们捕捉点小道消息。她借口又想起来一个重要情况，达到了吸引警察们注意的目的。

“大约一个多月前，我看见儒安先生跟送煤气的说话。”她一面讲话，一面毫无遮掩地扫视着安德列。他这时正站在过道的尽头。这一带居民区里看不到如此衣着光鲜、举止庄重的男士。

乌亚达用训斥的口气问她：“还有吗？”

“啊……蒙特斯达，就是那个卖面包的女人，看见儒安兴高采烈地跟一个女人说话，可是他不爱说话呀，平时连‘你好’都不说。这跟他不讲礼貌有关系。他上电梯的时候都不理人。不是说非得要别人问候。但是，打个招呼，人家就会领情，特别是大家都很孤单的时候……”她说到最后的时候，眯缝着眼睛，望望安德列。

乌亚达很想把老太太关到门外去，可是他看见电梯的旧栅栏门开了，于是罢手。

一个面庞姣好、表情庄重而深沉的女子，身穿灰色裙子、白色府绸衬衫，但是这个七月二十四日的酷热天气把她的衣裳弄得皱皱巴巴；她向孔齐达打听乌亚达探长在哪里。她怀里抱着几本散开的旧书。

“夫人，我就是乌亚达。请进！”探长伸手邀请她过来，同时用目光命令那个爱管闲事的老太婆从眼前消失。

虽说那女子的朴素是显而易见的，可她的举止有着天生的优雅和娇艳气质。她那温柔的举手投足、走路的优美姿势、握手的方式以及把头发捋到耳后的动作，都让她显得有点轻佻；他感觉这是个性格柔弱的女子。

安德列对那女子不屑地瞥了一眼，站到走廊尽头，心不在焉地瞧着一个托架上死气沉沉的东西。与此同时，探长的助手波尼法斯在收集指纹。乌亚达证实了那声音甜美的女子确认的身

份：她是新娘索莱达的女儿。警察请她坐下，让她对即将到来的打击有个准备。

奥罗拉·比亚马里把那几本张牙舞爪的书籍扔到那破旧的沙发上。对她来说，这些书本就是她手上的累赘。

“是关于您母亲的事情……”警察说道，极力避免一场号啕大哭落在他耳边的危险。

那女子认出地面上那有好几米长的婚纱礼服；她长期以来看见母亲十分投入地在地面上刺绣，后来母亲把它卖了出去，说是贝特拉威区一个新娘预定的结婚礼服。

她从探长乌亚达青紫色的眼睛里感觉到：警察即将说出的事情大概很可怕；但是，她决定凭借自己的努力去发现真相。她发疯似的沿着过道向前飞跑，一路捡起长长的婚纱，抱在自己怀里，最后来到用柠檬花编织的花冠前面，花朵已经凋谢，戴花的老妇人把毕生献给了自己的女儿。奥罗拉立刻扑向母亲的遗体，肝胆欲裂，拼命亲吻着母亲的面庞，一面哭泣，一面紧抱着母亲，不停地窃窃私语。她泪流满面，抚摸着母亲，给母亲整理花冠，用手指梳理母亲的头发，仿佛母亲在给第一次参加圣餐仪式的女儿梳妆打扮；全部动作充满了发自内心的柔情。就这样，她待了好长好长的工夫。等到她平静下来以后，她摸摸那可怜老头的冰冷面孔，严厉的死神使得老头紧紧拥抱住老太太的身体。她为老头戴正扣眼儿上的玫瑰花；在他那光滑的秃顶上轻轻送上一吻。

这个场面让乌亚达深受感动，便同意她跟她母亲再多待一些时光。

奥罗拉一点也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跪在厨房的地面上，她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母亲在这里做什么？为什么穿上了婚服装却已经死去？而自己怎么会对这一切毫无所

知呢？这个拥抱着母亲的陌生老头是什么人呢？

心乱如麻，疑窦丛生，她慢慢站起身来，极力控制着内心的悲伤，没有可以依靠和信赖的人倾听自己的不幸。探长乌亚达看她如此难过，不知道如何询问。他清清喉咙，心里有些紧张，开口道：“您认识死者吗……？”不等对方回答，他继续说：“虽说一切都表明他和她一致同意决定去另外的世界……您知道她是不是有仇人？”

奥罗拉摇摇头，一面在自己的皮夹里找出一张面巾纸。一块洒了香水的手帕从安德列那边递了过去。但是，她谢绝了；用那么精美的饰物擦鼻涕让她不好意思。

“仇人？”奥罗拉声音不畅地重复道。“有时生活本身就是生命的仇人……”

安德列目不转睛地盯着手表，企图打断这没有意义的询问。如果时间来得及，他还可以给纽约打电话。他不想让那个经纪人溜走，就是在电视电话会议上约好的家伙。

“要解剖吗？……”安德列用食指指着警探的面孔，继续说下去：“我希望你们别拖延下葬的时间。不要搞什么解剖，也不要什么复杂的手续。快点结束这一切，越快越好！”

奥罗拉用她那褐色的大眼睛怒视着安德列；她那甜蜜的声音干脆利落地反驳道：“我想知道我母亲是怎么死的！”

抬走两具尸体的工作是在尽可能的小心谨慎中完成的。不得不使用两副担架，因为人们无法分开尸体；紧紧的拥抱使得二人变成了一个实体。这是一座白色的双人爱情雕像。遵照索莱达女儿奥罗拉的要求，婚纱没有被剪掉；新娘手中的花束没有被拿掉。就这样原封不动地抬走，直接送往停尸房，准备解剖。安德列生气地离开了单元房，用律师事务所来威胁警察。乌亚达